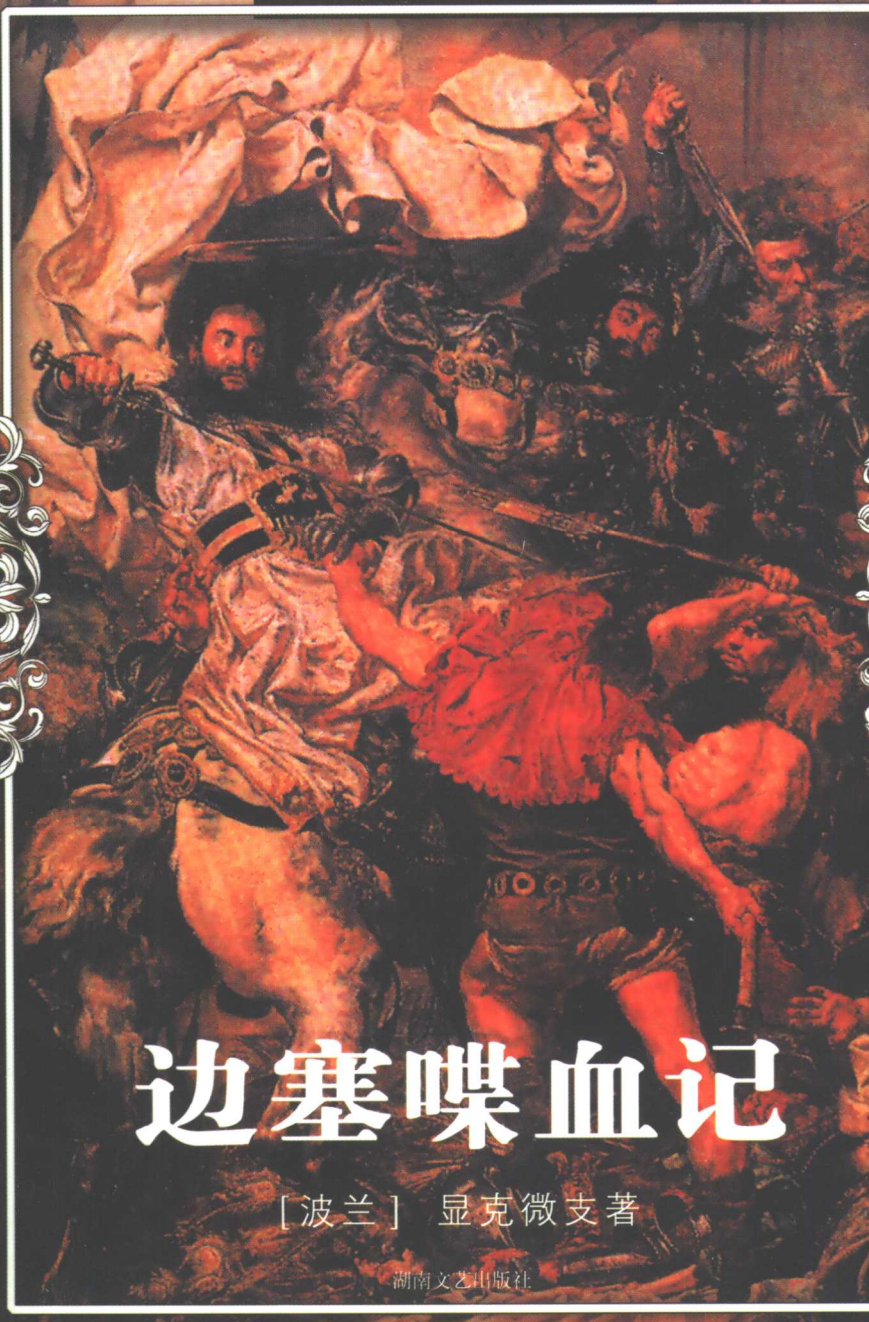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名著



边塞喋血记

[波兰] 显克微支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

边塞喋血记

〔波兰〕 显克微支著

梅汝恺 安娜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湖 南 文 艺 出 版 社
世 界 文 学 名 著

书 名 边塞喋血记
作 者 [波兰] 显克微支
译 者 梅汝恺 安 娜
责任编辑 康曼敏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 410006)
印 刷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 张 16.25
字 数 540 千
版 次 2000 年 12 月第 1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04-2492-3/I · 1847
定 价 16.5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译者前言

钟灵毓秀，地灵人杰，文明古国的波兰向来被世界视为人文荟萃之邦，生于十九世纪的波兰伟大爱国作家显克微支则是这“人文荟萃”之邦中最受读者喜爱的、贡献最为巨大的作家，他是属于那类“丰功利生人，天地同朽灭”的第一流的世界级语言大师，他的作品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他是一九〇五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光荣获得者，更在于他那些浸泡着斑斑血泪的长篇巨制，既呻吟着被压迫人民的苦难和辛酸，亦呐喊着受侮辱受奴役民族的奋起和抗争。他那“破碎河山不足论”“多年未归人断魂”的慨叹，他那“拼却十万头颅血”“肯使江山化劫灰”的悲歌，使他的作品远远超越了时空界限，而成为世界范围内一切弱小国家“铁马秋风大散关”式的《书愤》。法国著名作家都德，曾以普法战争中的法军败绩为背景，写出那脍炙人口的短篇精品《最后一课》，单是这一短篇精品的存在，就可让都德有资格进入世界文学殿堂而毫无愧色。至于显克微支，他那多部头的长篇巨构和六十余篇中短篇小说，更使他雄踞于世界文学的圣殿，成为波兰文学史上的顶峰人物。显克微支作品中的爱国主义主旋律以及由此衍化的生死情爱、悲欢离合，不但是波兰人民的共同心声，同时亦是震撼了世界各国亿万读者的急鼓军号，召唤他们投入反侵略，反压迫，争取独立与自由的战斗行列。我国伟大的爱国者鲁迅，所以景而仰之地把显克微支和果戈理并列，将他们引为自己“最喜爱”的两位语言大师，缘由就在于，显克微支的作品实在是一切弱国人民救亡图存的强大的精神武器。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每回读显氏的《火与剑》《洪流》《边塞喋血

记》(原名为《潘·沃罗德雅夫斯基》)《十字军骑士》等,我内心就生发出慷慨激昂的猛士豪情,就像我是在读我们自己国家的苦难史、斗争史似的,即使读他的中短篇小说,我内心的感应亦然。这足证他和他的作品所具有的世界性意义。

显氏的中短篇名作,如《炭笔素描》《灯塔看守》《为了面包》《酋长》《奥尔索》《胜利者巴尔代克》等等,其艺术上的晶莹圆润,让读后掩卷的人很自然地联想到欧·亨利的《麦琪的礼物》,莫泊桑的《项链》或《羊脂球》,梅里美的《卡尔曼》,屠格涅夫的《木木》,然其作品的“胸中有誓深如海”,恰恰是上述诸家所未备或不能备。因为亡国波兰的这颗伟大的正义之心,正是借诸笔端以抒发自己的亡国之痛、激荡的爱国之情,或状顺民生命之微贱和凄凉,或揭示强权政治下民族沦亡的悲惨,或指斥殖民者的贪婪和凶残。波兰学者约·儒拉夫斯基曾公正评价说:“所有显克微支的这些中短篇珍品,都确切无疑地在世界文化史上永远地占有了自己的崇高地位。”我们由衷地对这种褒赞表示赞赏。然而构成显氏创作整体的具有史诗规模的长篇巨制所展现的各类场景,其隆隆震响的历史足音,莫不使世人为之震撼,如《火与剑》《洪流》《边塞喋血记》《十字军骑士》《光荣战野》《君往何方》等等,则更为各国读者所深爱,且当之无愧地被世人誉为长篇历史小说画廊中的“稀世之珍”。

气势恢宏,涵涌着“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全民御侮精魂的卫国三部曲《火与剑》《洪流》《边塞喋血记》,堪称是显氏卷帙浩繁的军事文学中的代表作。这三部巨著都从正面描述波兰发展的关键时期入手,再现了漫长的“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的悲壮史实,既塑造出中兴波兰的英明统帅人物如维什涅维茨基、切纳茨基、梭宾斯基的伟岸雄姿,也塑造出“悲歌击筑,凭高酹酒”的忠国武士如斯克谢图斯基、龙金·沃罗德雅夫斯基、克密达、潘·亚当等人的英雄形象,亦描述了如海仑娜、安纽霞、奥仑卡、贝茜娅等人的倩影忠魂,更栩栩如生地再现了敌国之骄子瑞典王卡尔·古斯塔夫,哥萨克豪杰鲍庚,叛贼赫米尔尼茨基、雅诺什、拉德依约夫斯基这些人的历史面目。虽然维什涅维茨基这一历史人物是有争议的,但文学形象毕竟是文学形象,没有谁会以三国时期在军事、政治、文学诸领域有卓越建树的曹操的历史真实来否定《三国演义》中作为千古一绝的奸雄典型的曹操的艺术真实;《桃花扇》中的侯方域,其为历史人物,曾成为明王朝的二臣,但并不妨碍孔尚任把他塑造为风流倜傥的舞台

形象。因而，对贯串于《火与剑》全部的作为高层中心人物的维什涅维茨基的艺术形象，人们认为是成功的，是“人生一死浑闲事，裂眦穿胸不汝忘”的大爱国者，大英雄。写出雅里梅、切纳茨基、梭宾斯基这类英雄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作家正是要借助于这类英杰的“挽狂澜于既倒”，为覆灭的祖国唤取被马克思赞为“欧洲的不死的勇士”的波兰的“魂兮归来”。回忆历史，波兰确曾是欧洲的一个显赫的大国，它雄踞于中欧和东欧之间，且以“和善而好客”的走廊称美于世，但在种种内忧外患的反复折磨中，这个显赫的大国，竟在《边塞喋血记》中为作家着力描绘的贤王扬·梭宾斯基薨逝后的不足二百年间，惨遭俄、普、奥三强的瓜分而灭亡了，诚然这是民族兴亡史上的一幕最凄惨的千古奇冤。但正如波兰哲人所言：“不存在没有希望的境地，波兰应该也有能力为自己民族的独立、富强而战。”而这，正是忠国爱民的显克微支创作卫国三部曲的主旨所在。

显克微支在营构自己的长篇巨制时，都显示其奇谲布局的才思，既出人意料，亦在人之意中，其故事的发展，或龙蛟腾挪，或鹳落兔起，展现出一幅一幅如霓虹垂空的历史画卷。跌宕起伏的情节，“横看成岭侧成峰”，其巍巍处，殆若插天之岳，迤逦峋峻，读者魂为之摄，而其低吟浅唱，则如晓风残月，每每凄婉欲绝。人世罕见的伟构，篇幅达二百六十万言的卫国三部曲，写得那样异彩纷呈，其艺术功力炉火纯青，确实达到了“意匠如神变化生，笔端有力任纵横”的妙境。

成功文学作品的爱情描写，向来被看作是返照生活的一面三棱镜。通过这三棱镜的分光折射，往往能五光十色地表现出意识形态领域嬗变的如海之深，如湍之急，如原之广。海伦娜和斯克谢图斯基的恋情，克密达和奥伦卡的恋情，沃罗德雅夫斯基和贝茜娅的恋情，放射出令人炫目的炽光，而这炽光不是别的，实是最感人肺腑的忠国丹忱，这便是所谓的借儿女之私情，演青史明标之兴亡公义者也。人民喜爱显克微支，因为他的作品总是那么强烈地传达出苦难人民的心声，总是那么长人民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所有这些，都是抱亡国之恨的作家显克微支独领“风骚”，而明显地区别于强国、大国的文学宗师们的创作风格。这很像是上天赐惠于波兰，在她被瓜分天国以后，冥冥中“降大任于斯人也”，让“斯人”的七十年生命全在亡国的苦难中历经血的浸泡，火的磨砺，使其如椽之笔，状写出波兰人民的悲国之哀，亡国之恨，复国之志，救国之奋，兴国之望，报国之心。这是显氏文学作品最鲜明的绚丽面。他的作品为世界各国

所译介，为世界各族人民所传诵，据统计，他的作品在国外有近五十种文字的译本^①。而在波兰国内，则更是家喻户晓。一九五六年的《波兰知识》曾披露，单是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六年的十年间，《火与剑》和《洪流》在波兰国内的发行量分别为一百万部和一百二十万。如以人均计算，其发行量之大，确可媲美于我国的《水浒》、《三国演义》。而显氏作为亡国作家，其辉煌巨著《洪流》更历史地把瑞典作为敌国来描述，在作品中将不可一世的瑞典雄主古斯塔夫再现为败兵之君，被打得一败涂地，丢盔卸甲，逃之夭夭。侵略军元戎威太姆堡竟给写成魂散魄飞、浑身战栗、双手下垂、哀声叹气、嘴角流涎、两膝跪地，丢掉统帅权杖，抓着波兰国王马铎，不顾体面地作叩求饶命状的乞降者，然而恰恰正是瑞典的皇家学院愿意咽下这样难咽的鲠喉之骨，而把世界文士视为殊荣的诺贝尔文学奖颁授给了他。瑞典国王甚至亲自参加授奖，皇家学院的赞辞更指出，显氏的长篇伟构使“史诗艺术达到了它的高峰”“他的成就显得既巍峨高大，又浩瀚广阔”“他的史诗风格更是达到了艺术上绝对完美的地步”^②。上述情况，既可看做是世界文坛的佳话，同时亦证明了世界对显克微支的公正评价。

关于独立成篇的卫国三部曲的《边塞喋血记》，瑞典皇家学院常务秘书魏尔生在他那著名的《授奖词》里曾特别强调它的艺术成就。他说：“人们常说，三部曲中最差的一部是《伏沃宴约夫斯基先生》（即《边塞喋血记》，梅注）。我们很难同意那种意见，只要回想一下小说里描写伏沃宴约夫斯基（沃罗德雅夫斯基）的妻子是如何逃脱那个兼有毒蛇和猛狮性格的、诡计多端的鞑靼人阿兹雅的（即阿伊雅，梅注），想一下那位美貌而无畏的士兵妻子巴希雅（即贝茜娅，梅注）既勇敢活泼，又温柔可爱的令人赞赏的形象就够了。三部曲的最后部分更是具有大量优美的、充满人性的特征。例如巴希雅（贝茜娅）和即将爆破要塞同归于尽的伏沃宴约夫斯基（沃罗德雅夫斯基）告别的崇高壮丽的场面。在一个八月的晚上，当打了胜仗的土耳其人围住了卡明尼茨（即卡门涅茨，梅注）要塞，使之救援无望，即将覆灭的时候，这对夫妻在一堵砌死了的大门的门洞里重逢了。他安慰着她，和她回忆他们一起曾经享受过的那许许多多幸福的时光，他

① 引自张振辉著《显克维奇评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② 引自《第三个女人》中的魏尔生《授奖词》，文美惠译，漓江出版社出版。

说，死亡只不过是一次过渡罢了，第一个动身到彼岸去的，将会在那里迎接另一个的到来。这段插曲是完美的，迷人的。虽说它并不伤感，却充满了纯洁而真挚的感情，使人读后不能不为之感动。伏沃赛约夫斯基（沃罗德雅夫斯基）的葬礼描述得也同样壮丽，不过写法不同。巴希雅（贝茜娅）直挺挺地倒在教堂棺材脚下的瓷砖地上，由于悲痛过度而失去了知觉。神父敲起了手鼓，仿佛在发出警报，激励死去的英雄走下灵枢台，去继续和敌人作战。接着，神父克制了悲愤，赞扬死者英勇无畏的气概和种种美德，并且乞求上帝在祖国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派遣一位解放者来。恰在此时，索别斯基（即梭宾斯基，梅注）跨进了教堂。人们的眼光全部转向了他。神父被预言的热情激动地喊道：“救主！”而索别斯基（梭宾斯基）则走到伏沃赛约夫斯基（沃罗德雅夫斯基）的棺架前面，双膝跪下。所有这些细节都具有巨大的历史真实性。因为显克维奇（即显克微支，梅注）进行过广泛的研究，也因为他具有历史感，他的人物都是按照那个时代的风格言谈和行动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许多提名亨利克·显克维奇（显克微支）为诺贝尔奖候选人的人们中间，有些人就是卓越的历史学家。”^① 这种确当的评价，体现出的正是作品自有的真实分量。

衷心感谢湖南文艺出版社的事功之心，豪义之举，他们坚持以出好书导向书市，使《边塞喋血记》得以出版中译本，并和已出版的《火与剑》、《洪流》一起，作为完整的三部曲第一次和中国读者见面。为翻译这三部曲而付出巨大劳动的我，其内心的兴奋和激动是可想而知的，因为这六巨册的宏伟工程，它们耗用我的时间，是以五年、十年计的。同时，我的心情也相应有了某种轻松，因为自从一九八四年我荣获波兰政府的文化艺术奖章后，波兰的作家们，美国、英国的一些同行们，都关注显氏完整的三部曲能早日和中国亿万读者见面，让它们融汇为中国人民精神财富的一部分。如今，在湖南文艺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我终于可以荣幸地回答他们的关注了。“天下之乐无穷，而以适意为悦。”虽东隅已失，但“桑榆非晚”，故也。

整个三部曲是中译者依据著名的翻译家杰里迈亚·柯廷的英译本译出的，柯廷早在一八九七年即和显克微支结识而交好，他几乎译完了显氏的

① 引自《第三个女人》中的魏尔生《授奖词》，文美惠译，漓江出版社出版。

所有主要作品，故他是世界公认的显氏作品的译作权威，尤其因为他的译作是显克微支生前都看过的，显氏更亲笔写信予这些译作以肯定，^①且允许他把这样的信印于每部书的扉页之上，因此，柯廷的译本就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权威性。顺写此笺，亦是必要的。

梅汝恺谨志

一九九七年于南京

^① 引自张振辉著《显克维奇评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 康曼敏
装帧设计 耳 东

第一章

结束对匈牙利的战争以后，潘·安德烈·克密达终于和潘娜·阿列克莎德莉良缘匹配。在联邦王国里，同时有另一位功名同样显赫的武士，即那位劳达中队的团队长潘·米海依尔·沃罗德雅夫斯基，也跟潘娜·安娜·葆淑包盖达·克拉申斯卡海誓山盟地永订了白首之约。

但事儿出现了非同小可的周折，吉期必得延搁，好事竟是多磨了。因小姐是加丽赛黛·维什涅维茨基王妃的螟蛉女，如无王妃俯允，潘娜·安娜可是无从成婚的。潘·米海依尔没法，只得跟寓居沃多克太的未婚娇妻告别，实因在这离乱年头，他只好单身独行前往萨姆斯特，以面觐王妃，请求她的恩诺和祝福。

无奈福星并没给他引路，在萨姆斯特他没有见到王妃。因王妃为着王子的学业，便去了维也纳宫廷。即便是迢迢远去维也纳，矢忠矢义的武士总归会跟踪尾驾的，由此他费去许多时间。待诸事顺遂，他才信心十足地返回家园。

可一返回家园，他面对的是艰难的国运：军队在拉帮结派；乌克兰方面的叛乱在继续蔓延；国境东线战火^①从没止熄，增援新军向那儿汇聚，甚至必得以某种战斗方式保家御侮，卫国成仁。因此，并没等得潘·米海依尔返抵华沙，他已收到由罗斯总督签署给他的军令状。武士思量，国难方临，不管什么时候，国事总该先于私事，因此他义无反顾，便把即时成婚的打算搁在一旁，立时带领兵马扑向了乌克兰前方。正是在那一带，他苦争鏖战了好几年。他在征伐中活，在苦劳中生，经历了难以言喻的辛勤，只靠偶尔的暇时，才能给倚门翘望的小姐捎送些相思信函。

随后他出使了克里米亚，可紧接着来的是又一场不幸的内战。那便是

① 国境东线战火，指从一六五一年由于沙俄入侵乌克兰，而衍化为持续达十三年的波俄大战。波兰败北，沙俄攫夺了东乌克兰广大地区。事见小说《火与剑》《洪流》。

——本书注释除标注外均为译者所加。

平定吕保玛斯基^①叛乱的讨伐战，沃罗德雅夫斯基忠心勤王，跟那名国贼、奸人刀剑相对。因此，他置身于梭宾斯基的麾旗之下，再次奔赴乌克兰前方。

从彪炳战功中，他英誉日隆，简直到了这种地步：好像在一切方面，他被认为是全联邦王国的首屈一指的军人。但岁月在消逝，岁月在他的愁虑中，叹息中，相思中，就那么消逝了。一六六八年终于临莅了，他受恩诏任总兵之职，至此方才安下身来。这年年初，他前往他所挚爱的小姐那儿，并从沃多克太把姑娘接走，于是两人偕行同去了克拉科夫。

所以要远去克拉科夫，实因加丽赛黛王妃已从奥地利帝国宫廷返回，王妃召约潘·米海依尔，成婚大礼须在克拉科夫举办，以便她能为婚礼克尽自己的慈母之爱。

克密达们则留滞在自家乡里，他们倒没什么挂虑，譬如，惦念他们会收到潘·米海依尔的三长两短的迟来的音讯，他们只是热切地在接待一位来客，这位来客是从天而降忽然来到沃多克太的。直到那会儿，王国从不曾给她的子民赐惠过什么，如今呢，迫近的时运在转换，终于，幸福也就和子民的企冀同步而至了。

这年是特大的丰年，粮谷慷慨地在增产，多到连谷仓都囤不下了。尽王国大地之广，遍处都是矗立的谷秸垛。那四乡八舍，那为战争芟灭的松林，新生的幼树只经历一个春天，竟长得比平常两年都要茁壮。林间兽禽在繁衍，连野草子都在拼命滋生。仿佛大地的异常富饶，把生活于大地上的万事万物都给点化了。因此，潘·米海依尔的至友们，也就寄望于他俩婚事的百般吉祥，可哪知命运居然竟适得其反。

① 吕保玛斯基，是当时联邦王国最大的领主之一。领王国大帅衔，拥兵自重，驻扎于王国西陲要塞吕波弗亚。一六五二年，瑞典王古斯塔夫麾军入侵波兰，波兰国王扬·卡西密尔屡战屡败，逃亡西里西亚。国王复国期间，吕保玛斯基率先迎驾，并建树显赫的战功。但此人刚愎自用，后在国外势力的怂恿下，举兵叛乱。《洪流》很详尽地描写了吕保玛斯基。

第二章

金色的秋季，某个天光明丽的日子。潘·安德烈·克密达正歇坐在一座有着遮阳廊檐的避暑别墅里，在恬然啜饮他那午餐后的蜜酒，眼睛呢，时不时地透过为繁茂的蛇麻草缠附的窗棂，神情凝注地在瞟着自己的爱妻。潘妮·克密达^①正漫行于别墅前面的一条经过净扫的洁路上。这位夫人显得非凡的雍容明艳。一头华亮的美发，面部则显露出几乎是天使般的庄重。她独自彳亍，款款有致，因为她虔诚于圣教之荣，她在祈福。

潘·安德烈以满腔的炽爱凝望着娇妻。只消她动一动，他的眼就跟着她，那种依恋的眼神，酷似义犬在依恋自己的主人。时不时地他莞尔一笑，因为瞟着娇妻，他内心便兴起巨大的喜悦，这样他便把胡子向上捻得翘翘的。每逢这种时刻，他脸上就显示出一副欢欣嬉戏的样儿。明白说，这名大兵本性是爱热闹的，单身汉那许多年，是很要过无数次恶作剧的。

花园此刻静悄悄，打破这静谧的，只有那熟透了的果子的落地声和昆虫的嗡嗡声。气候出奇地妙，这正是九月初，艳阳不再酷炙人间，但依然金光普照。在阳光下，茂密的苍色苹果叶丛中，那红润的苹果垂挂此间，多得连枝条都给遮掩了。泛着红晕的梅子，结实之多，把梅树的腰肢都压弯了。

空气的头一个动静，不显于别处，只显于粘附于树与树之间的那纤细的蛛丝，徐风在微拂，轻微到甚至连树叶都不动分毫。

兴许正是这人世的恬静，使潘·克密达内心溢满了喜悦。他的脸一会比一会变得红润，终于他把蜜酒饮了一口，然后对妻子道：

“奥仑卡，来我这儿呀！我要跟你说些事儿。”

“你那些事儿，可能我不怎么爱听。”

“主垂怜，你不会不爱听的。把耳朵赏我嘛。”

他这么说着，就动手搂妻子的腰，然后把大胡子紧贴着妻子华亮的美发，边吻边嘀咕道：

^① 潘妮·克密达，即潘娜·阿列克莎德莉。

“如果生个男孩，干脆就让他叫米海依尔。”

她的脸侧了侧，略带点儿羞红，跟着轻声细语道：

“可你是应了口的，你不反对叫海拉克力乌斯^①的。”

“可取名米海依尔，难道你看不出，这为的是尊崇沃罗德雅夫斯基吗？”

“可头一个纪念，难道不该给我祖父吗？”

“不光是你的祖父，他也是我的恩护人，喝！确该如此！不过下一个男孩该是米海依尔。不可不如此。”

说到这儿，奥仑卡立起身来，想从潘·安德烈的怀里挣出，可他，更加紧紧地把她搂住了，并且开始吻她的唇，吻她的眼，边吻边颠三倒四地说：

“喝，你呀，顶千的，顶万的，我最最亲爱的！”

他们的情话突然为一名童仆打断，就在走道的那头一露脸，他便迅疾地奔向避暑别墅的屋前。

克密达放开妻子，喝问道：

“你有什么事？”

“潘·克哈拉姆甫来到，这会儿在客厅里候着。”男仆回答道。

“会是他亲自来到？”克密达惊喜地站起，跟着眼见一个汉子扑近别墅屋前，“看在主的分上，你那撇大胡子变得多么灰白了！亲爱的，向你致候！亲爱的老友，问你好！”

他嘴这么说着，便张扬起胳膊，从别墅屋前快捷地向潘·克哈拉姆甫扑去。可潘·克哈拉姆甫倒是先向奥仑卡深躬敬礼了，因为在旧日的克叶达尼宫廷，他们原是相识的，她的纤巧的手，于是一下给紧紧贴在他那老大的胡子里。然后他才投到克密达的怀里，在他肩胛上，百感交集地竟饮泣起来。

“看在主的分上，出了什么事儿？”吃惊的主人喝问道。

“主赐福给这一边，可对那边又收回赐福。”克哈拉姆甫道，“我的悲伤的缘由，不能跟别人讲，只能对你说。”

说到这儿，他眼瞥着奥仑卡，奥仑卡见状，知道他不愿当她的面讲，

① 海拉克力乌斯，为奥仑卡的祖父，生子取祖父名，在西方表示对祖父的系爱不忘。

她便对丈夫道：“我给你们张罗蜜酒去，各位，请允许我稍离片刻。”

克密达带着潘·克哈拉姆甫进入屋内，安置他在一张凳儿上坐定，跟着问道：

“究竟出了什么事？敢是你需我的帮助？那就请讲，你可以依仗我，就跟依仗萨维夏^①那样。”

“事由可不涉及我，”这名老兵回答道，“只要我还能动我的手，动我的刀，我毋需求助于人。可咱们的老友，咱们全联邦王国最高贵的武士，此刻正遭受凶难。我简直不知道这会儿他是否还能有一口气。”

“谨凭基督的创伤作证！敢是沃罗德雅夫斯基出了什么事？”

“可不是，”克哈拉姆甫这么说着，径自又涕泪滂沱起来，“你知道，潘娜·安娜·葆淑包盖达已别离了人间。”

“是死啦！”克密达惊得用两手抱住脑袋，嚷将起来。

“像是一只美禽给无情的箭羽射死。”

跟着是一阵沉寂。没别的声响，只有这儿那儿成熟的苹果坠地的撞击声，和潘·克哈拉姆甫因为抑制悲泪显得更加深沉的喘息声。克密达绞着手，磕着脑袋。

“亲爱的主啊！亲爱的主啊！亲爱的主啊！”他这么念叨着。

“我这样淌眼泪，阁下就不该怪了。”克哈拉姆甫于是又道，“既然噩耗传来，你的心都痛得受不了，那么我该如何呢？我亲眼见到了她的死，见到了她那弥留之苦，见到人所不堪忍受的她那一切苦痛。”

说到这儿，仆人出现在跟前。他捧来一只托盘，托盘里搁一瓶酒，和一只二号玻璃酒杯。跟在仆人后面来到的是克密达的妻子，她显出一副难以掩饰的好奇神色，她盯着丈夫的脸，见着他那副深重悲戚的脸相，便直截了当问克哈拉姆甫道：

“你究竟带来了什么消息？请别回避我。如有什么事故，我定尽力给你安慰。或者陪你一道哭，或者想主意帮你。”

“帮他的主意，你脑子里是绝不会想出的，”潘·安德烈接口道，“只怕你伤心，会伤心坏你的身子哩。”

“我能受得许许多多。可让我忐忑难安，才最叫我受不了。”

① 萨维夏，为著名的克拉科夫主教，因因果和抱负而享誉于世。

“安纽霞死啦。”克密达道。

眼见奥仑卡脸色只煞白那么一下，跟着她就重重地扑落在凳儿上。克密达以为她晕厥了，猝然的噩耗对人的作用，对人的刺激是最快利的。她号哭起来了，两位武士也就同时陪她在掉泪。

“奥仑卡，”克密达终于开言了。他是想把妻子的思绪引到别个方面去，“难道你不该这么看，这会儿她已在天国了？”

“我不为她在天国号哭，我号哭的是她在人世的凋零，号哭的是潘·米海依尔的孤苦。如说她的永恒福祉，我真希望自己的赎罪拯救，也能有她这样的飞升。人世间没有比她更宝贵的姑娘了，没有谁比她更善心，更诚实了。啊啊，我的安娜卡^①，我的安娜卡，亲爱的！”

“我是亲眼见到她死去的，”克哈拉姆甫道，“愿主赐恩，让咱们都死得那么惨，这样人心才安。”

跟着又一阵沉寂，好像他们的哀痛和着悲泪而流淌掉许多，克密达道：

“给咱们讲讲，事儿究竟是怎么的？先喝点儿蜜酒，提点精神。”

“谢谢，”克哈拉姆甫道，“只消有你跟我对饮，我何妨这会儿喝到那会儿。因为痛苦揪我的心，不光揪我的心，也揪我的咽喉。像是一头恶狼，咬住人喉管不放，如人得不到帮助，他准就要给窒息而死。我原是从琴斯托克霍娃回我的老家的，指望安稳点儿度我的晚年，对交兵打仗，我已打得够多的了！在我还是顽童的年代，我就开始打仗，打到这会儿，我的胡须都变白了。如我还不能安稳在家里，自然我就又得投奔到哪儿旗麾下应卯。可这些那些军人盟伙，都只是在利敌，损害国家。还有这些刀兵相见的内争，对这些我一概厌恶透了。亲爱的主啊！鹌鹑育养雏鸟，靠自己的血喂哺，这是千真万确的。可咱们这个国家连心窝儿里的血都流干了。那个斯维达尔斯基^②倒成了一等军人，我愿主给他审判！”

“啊啊，我亲爱的安娜卡！”岔话的潘妮·克密达又呜咽起来，“人世间没了你，我怎么得了？咱们大家怎么得了？你是我的庇护神啊，你是我的保护者啊，啊啊，我亲爱的安娜卡！”

① 安娜卡，为安娜的爱称。安纽霞为另一种变称。

② 斯维达尔斯基，为不领粮饷的由士兵举戴的某路军人盟伙的一个头头。这路盟伙反对国王扬·卡西密尔。

一听这般伤心语，克哈拉姆甫也就重新啜泣起来。可克密达直接插言了。他问道：

“可在哪儿你和潘·米海依尔碰面的？”

“那是在琴斯托克霍娃。他和她在那儿歇脚，因为行走了一阵，他们着意在那儿朝拜圣院。潘·米海依尔开门见山就跟我讲，他如何打你这儿去了克拉科夫，以便觐见加丽赛黛王妃，因为没有王妃的恩允和祝福，安纽霞就不肯结婚成礼。那会儿，小姐身体好得没说的，潘·米海依尔则心花怒放，快乐得像只鸟儿。他说：‘你瞧，至上的主对我的辛劳赐了好报！’他还天花乱坠地说了许多愿主赐他心安！他还打趣我，你们都知情，因为有过那么一阵，为这位小姐，我是很跟他过不去的。咱们都争吵过，要来一场决斗的。可现在她在哪儿呢？可怜的女人。”

说到这儿，克哈拉姆甫又哭出了声。克密达直截了当第二次又打断他。

“你讲她身体好得没说的，可怎么会突然凶难临头呢？”

“千真万确，是突临大祸。她跟潘妮·玛特辛·萨茅斯基留在一道儿，这位夫人是和丈夫一起来琴斯托克霍娃小住的。潘·米海依尔整天整日只是跟安纽霞恩爱相依在一道儿。当然对走走停停，他不免也有烦言，抱怨这样下去，到克拉科夫他们必得走一整年。因为路途之间，谁碰到他，谁都要留他。这不用奇怪！像潘·米海依尔这样的英雄好汉，任谁都高兴款待他，谁能留住他，就定要留他。他也引介我见了小姐，可他边引介边吓唬人地邪笑，说如我跟小姐粘粘糊糊，他就要把我剁做肉片儿。怎能粘粘糊糊呢？他对于她那就是整个世界。至于我自己，总是没精打采的，因为一个人上了年岁，可不就像一只锈钉儿给钉死在墙上。这且不表！可有天晚上，潘·米海依尔就像奇灾大难临头似的奔到我跟前，说：‘看在主的分上，你能不能替我请一位医生来？’‘出了什么事了？’‘那女人病啦，迷糊得谁都不认识了。’我问：‘什么时候发的病？’ he说是潘妮·萨茅斯基刚才讲的，‘此刻是夜晚，这儿不是别处，是一座神院，而那城庙废墟都比人多，我到哪儿能找到医生？’我终于给他找到一名外科郎中，可他竟不肯出诊，我只好动刀子逼他去。哪知那会儿，一名神父已比一名外科郎中更得用了。我们是在床边见到她的，千真万确，一位可敬的保罗派神父凭借祈祷，竟让她清醒转来，而且居然能领圣餐了，还跟潘·米海依尔作了情爱缠绵的永诀。第二天中午，她便香销玉殒了。外科郎中认定，准有什么